

下卷
彼岸花
开
为君

枫
著

彼岸花
开
石
倾

穆丹
姤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目 录（下册）

- 第一百零一章 前事全不记 / 507
- 第一百零二章 临别宴一场 / 512
- 第一百零三章 郑重许长生 / 518
- 第一百零四章 宴罢两相辞 / 524
- 第一百零五章 前人似不识 / 528
- 第一百零六章 师兄表衷情 / 534
- 第一百零七章 师妹怦心动 / 539
- 第一百零八章 偷鸡反蚀米 / 544
- 第一百零九章 见吻失心智 / 549
- 第一百一十章 苦心不肯休 / 555
- 第一百一十一章 彼岸花尽烬 / 560
- 第一百一十二章 鸡冠红透厄 / 564
- 第一百一十三章 漫天烟花醉 / 568
- 第一百一十四章 人参果啖腻 / 572
- 第一百一十五章 情牵终须别 / 579
- 第一百一十六章 莎姬露真容 / 584
- 第一百一十七章 玉兔精弄巧 / 588
- 第一百一十八章 箫墨风失踪 / 594
- 第一百一十九章 轻舞破龙门 / 599
- 第一百二十章 浪里白条滚 / 605
- 第一百二十一章 前尘忆复醒 / 611
- 第一百二十二章 兄妹重相见 / 617

第一百二十三章	圣龙心凄凄 / 621
第一百二十四章	情动心却避 / 625
第一百二十五章	毒深寻龙猫 / 630
第一百二十六章	无意勘玄机 / 635
第一百二十七章	凤池生波澜 / 640
第一百二十八章	一体双魂争 / 645
第一百二十九章	狰狞文身现 / 649
第一百三十章	凤族阴谋露 / 655
第一百三十一章	危难见真情 / 661
第一百三十二章	风云凰附身 / 668
第一百三十三章	闭门苦透骨 / 673
第一百三十四章	砧板上鱼肉 / 677
第一百三十五章	凤族迎亲喜 / 682
第一百三十六章	凤王丧子痛 / 686
第一百三十七章	梵天炼狱火 / 692
第一百三十八章	销魂融功丸 / 698
第一百三十九章	回梦赴云雨 / 703
第一百四十章	凤女弑亲母 / 709
第一百四十一章	凤天羽现身 / 715
第一百四十二章	凤鸢认魔子 / 720
第一百四十三章	龙凤抗魔族 / 726
第一百四十四章	漠然驱人离 / 731
第一百四十五章	龙魂随风逝 / 737
第一百四十六章	斯人去百年 / 742
第一百四十七章	时间如瀚海 / 746
第一百四十八章	孤身天地间 / 750
第一百四十九章	织梦魂龙归 / 755

第一百零一章 前事全不记

叶璇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三天后。

这一次醒来的时间是半夜，桌上的烛光明明灭灭，映着箫墨风苍白的面容，他正一只手撑着头坐在桌前小憩，即便是睡梦之中，他也是微锁着眉头，像是谁欠了他八百万两银子似的。

叶璇玑吓了一跳，大师兄怎么会在自己屋里？她又转目一瞧四周，身子一僵，猛然坐起来，她起来得太猛，嘭的一声磕在了床柱上，疼得她哎哟一声，捂住了额头。

这是一个超级豪华、超级有品位的屋子，而且屋中的一切装饰都古香古色的，就连她睡的这张大床也是那种檀木雕花大床，如果不是一睁眼看到了大师兄，她几乎以为她像时的穿越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，狗血地穿越了。

箫墨风本来就是浅眠，听到动静，一下子惊醒过来，一抬眼，正看到叶璇玑那黑白分明的双眸死死地盯着他。

他心中一跳，“璇玑……”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，是怕她没失忆，还是怕她连自己也不认识了？

叶璇玑眸子转了一转，闪过一抹困惑，“大师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她又打量了一下四周，“这里又是哪里？好古香古色啊。”

看来墨倾城的术法起作用了，她真的忘记了穿越过来这一段的经历。好在，她还认得自己，认得自己这个大师兄。

箫墨风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他早就知道叶璇玑如果失忆的话，醒来后肯定会询问，所以他早已想好了应对的词：“璇玑，我们穿越了，这里是墨凰国的皇宫。”

叶璇玑眼睛睁大，上下打量箫墨风一眼，小心翼翼的，“大师兄，你没臆想症吧？什么穿越？什么皇宫？你以为写穿越小说哪？这是哪个影视城的道具吧？”

箫墨风抚了抚额头，不想和她废话，只凉凉地看着她，“你何不自己看看这些家具，这些装潢？”

叶璇玑又看了他一眼，大师兄一脸严肃的样子，不像是和她开玩笑，她又摸了摸身下的大床，和大床上镶嵌的宝石，僵了一下。大床是紫檀木的，而大床上镶嵌的宝石也是极品翡翠。再抬头看看周围的家具，一水儿的紫檀木，就连桌子上的那个

花瓶都是羊脂玉的。

这是真的?!没有哪家影视城会有这个本钱弄这么一间屋子!她还不死心,撩开被子,便想跳下地来,刚刚动了一下,肚腹处忽然疼了一下,她下意识地捂住肚子,却捂住了一团纱布,不由得一呆,“我受伤了?”

箫墨风眸光一闪,道:“是啊,你受伤了,所以你才会昏迷在这里。”

叶璇玑愣了一下,“我怎么受伤的?”她揉了揉眉心,想了想,却没有一点印象。

箫墨风慢条斯理地道:“你还记不记得你和兰宝龙的人去盗一座古墓,在那里碰到了一只红毛大粽子?”

叶璇玑细细思索了一下,果然有了印象,眼睛一亮,点头,“记得,那红毛大粽子好生厉害,我根本不是它的对手,只好和它游斗,跳到它的棺材里,想寻找逃生通道,然后……然后……”后面的事情她脑海中一片空白,什么也记不得了。她苦苦思索,却依旧什么也想不起来。

箫墨风忙道:“然后你就穿越了啊,还受了重伤,昏迷过去,现在才醒过来。”

叶璇玑狐疑地看箫墨风一眼,“那你又是怎么来的?”

箫墨风不慌不忙地道:“你忽然失踪,兰宝龙的人说你跳进那个棺材就不见了,我研究了半天,发现你是穿越了,怕你在这边吃亏,所以就赶忙找来了,幸好我赶过来了,你被那大粽子勾破了肚子,危在旦夕,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救了你。”箫墨风说的话半假半真,也由不得叶璇玑不信。

她愣了片刻,抚着额头苦笑,“大师兄,瞧你说得像真的一样……好吧,就算是真的好了,那我们又怎么跑到什么皇宫来了?你和这边的皇帝很熟?”

箫墨风笑了一笑,“你别忘了,我可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大夫,皇宫里一位娘娘生了病,是我给治好的,嗯,这里的皇帝为了感谢我,特地允许我带你到宫里来养伤。”这些话箫墨风早已打好了草稿,所以此时说得很流畅,再说他确实是为救“娘娘”而来,只不过这位“娘娘”是他师妹而已,他也不算是完全撒谎。

这谎编得很圆,叶璇玑一时也找不到什么破绽,她自己又确实想不起什么,暂时也就相信了他,一双眸子闪闪发亮,“这么说,我们真的穿越了?对了,那个皇帝是什么样子?年老的,年轻的?”好不容易穿越一回,叶璇玑也禁不住八卦起来。

“你对这个皇帝感兴趣?”箫墨风的心微微揪紧。

“他是哪根葱啊,有什么感兴趣的,我只是对古代的皇帝比较好奇而已。”叶璇玑笑了起来。

箫墨风淡淡地道:“管他是什么样子,和我们有什么关系?你既然已经醒来,明

日我们便离开这里。”

虽然不知道这里的皇帝是扁是圆让她有点遗憾，但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对这个皇宫有一种本能的反感，巴不得早日离开这个地方，点了点头，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她又乖乖躺下来，躺了一会儿，忽然问道：“那我昏迷多久了？”

“三天。”箫墨风回答得小心翼翼。

“这三天你一直在这里这么陪着？”

“是啊。你不醒来的话我不放心。”箫墨风依旧很小心。

“可怜的大师兄。”叶璇玑笑起来，大方地拍了拍床沿，“上来睡吧，我让你一半的床位。”

箫墨风愣了一下，他和叶璇玑几乎算是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，小的时候也曾挤在一张床上睡过，但长大以后，便自然分开了，现在小师妹居然让他和她同榻而眠。

他颇有些踌躇，看了看叶璇玑，“璇玑，你不怕被人说闲话？”

叶璇玑眯了眯猫似的眼睛，感到有些好笑，“大师兄，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古董起来？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歪，怕什么闲话啊。”她向里挪了挪，“这床足够大了，你就躺在边上歇一歇吧。”她又在当中放了一个枕头，“好啦，别扭捏了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我是女孩子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”

箫墨风眸中神色有些复杂，微微变幻了一下，笑了起来，“好吧，你可别占我便宜。”他说完便在她身边和衣躺了下来。

“切，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便宜好占的？说得好像我是色女一样。”叶璇玑没心没肺地笑了笑，懒懒地打了一个哈欠，“好了，不说了，睡觉！”一口将桌上的蜡烛吹熄，殿中昏暗下来。

窗外树影婆娑，一个身影慢慢地自一根粗大的树干上坐了起来，望着大殿的窗子出了一会儿神，月光洒了下来，映在他的脸上，有些苍白，他垂眸看着自己的指尖，半晌，突兀地一笑。

她是真的忘了这一切了，这样也好，他也能放心些，心中的愧疚能少一点，他极力控制想要把箫墨风抓出来的欲望，微微吁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好了，她醒过来他就放心了，他也该去看看莎娜了，他自大树上飘然而下，身影一闪，便不见了踪影。

鲛绡纱帐白玉床，一位白衣少女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胸口微微起伏，似已睡熟，花香闪身进来，悄悄来到床前，在床侧坐了下来，看着她绝美到极致的面容，他微微舒了一口气，这个才是自己应该倾心相待的女子，等他在凡间的俗事一了，他就

可以带她回万龙族了。

他伸手握住了莎娅放在床侧的一只小手，低低叹了口气，“莎娅，你也该醒了，不要睡了，睡了这么多年，还没睡够吗？”他紧紧盯着她姣好的面容，恍惚有一种做梦的感觉。盼了这么久，等了这么久，她终于活过来了，如今就在他的身边，他不会再放开她，让她伤心。

“莎娅，对不起……”花无香低喃，“说好爱你一个人的，可是我却又喜欢了别的女子。”叶璇玑的面容不期然地闪过脑海，让他的心狠狠地一揪，他摇了摇头，把叶璇玑的影子强压下去，“你醒来能原谅我吗？”

床上的女子睫毛忽然颤了一颤，花无香手指微微一僵，蓦然顿住了呼吸，紧紧地盯着她，“莎娅，你、你醒了？”

莎娅的睫毛又颤了一颤，终于微微睁开，双眸如秋水，缓缓一转，终于落在花无香身上。

花无香几乎连心跳也停住了，“莎、莎娅，你、你醒了？”

莎娅整个身子也几乎僵住，眸子里闪过一抹茫然，一抹困惑，忽然身子微微向后缩了一缩，“你是、你是谁？！”

花无香心中一沉，“莎娅，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你师父啊。”

莎娅眼眸中的敌意依旧没有消散，“不对，我师父不是你这个样子！”

花无香一呆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脸，这才想起自己因为要暂时住在这皇宫之中，为免人怀疑，依旧变幻成墨倾城的面貌，难怪莎娅不认得。

他轻舒了一口气，笑了一笑，“我这是糊弄世人的，我这就恢复原貌。”白光闪了一闪，他又变幻成花无香的样子，“这下认得了没有？”

莎娅大眼睛闪了一闪，怔怔地望着他，明眸渐渐发亮，嫣红的唇翕张了几下，终于开口，“圣……师父，您果然是师父……师父！”

“师父，师父……”她一遍遍重复着，忽然扑到花无香怀里，落下泪来，“徒儿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”她的嗓音微微带着点喑哑，声音虽然还是那个声音，说话的语调却有了些变化，不复原先的冷脆。

暖玉温香抱满怀，花无香身子却微微僵了一下，这具身子曾经是他很熟悉的，痴痴地守望了千年，如今这具身子已经复活，就在自己怀中，却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有一种疏离的感觉，脑海中不自觉地泛起了另一个女子的情影，她凶巴巴的样子又浮上心头。

花无香耳边恍惚响起一个声音：“倾城，你现在抱了我，以后再也不许抱其他女孩

子!要不然我要你好看!”心骤然一抽,他忙摇摇头,将那个影子强压下去。

手臂想要圈上怀中女子的腰,却在中途变了方向,改为在她的背上轻拍了拍,就像安慰一个孩子,“莎姬,你的身子还很虚弱……”轻轻松开她,扶她躺下,“你先休息一下吧。”

莎姬抓住了他的手,“师父……别走!”她的模样就像个怕被抛弃的孩子,有一种可怜巴巴的味道。

花无香愣了一下,他原本以为莎姬醒来后还会生他的气,或者干脆不理他,没想到是这种小鸟依人的姿态。

他心中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,像是松了一口气,又像是有点失落,还有点浅浅的疑惑,凝望了她片刻,叹了口气,“为师不会走,你好好休息吧,你刚刚苏醒,不宜过多劳神。”

莎姬点了点头,果然乖乖躺好,她眸子向四周一转,“师父,这是哪里?”

“这是人间的皇宫。”花无香回答。

“我们怎么会在这里?嗯,你说我刚刚苏醒,我怎么了?病了吗?”莎姬的眸子里有丝茫然。

花无香心中微微一沉,“莎姬,你——你不记得前事了吗?”

“前事?”莎姬一脸茫然,她微微蹙了蹙眉头,似在思索,半晌,一脸惶恐,“师父,什么前事?徒儿怎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?”

花无香心中一顿,她果然失忆了,所幸,她尚记得他,记得他这个师父,他眸光有些深,心中也不知道是该感到庆幸还是失落。

吸了一口气,前事太不堪,忘了就忘了吧,只要还记得他这个师父就好,他拍了拍莎姬露在锦被外的手,“没事,忘记也没关系,我们要把握的是以后。嗯,你睡吧。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莎姬乖乖点头,微微闭上眼睛,半晌,她的眸子又悄悄睁开一线,花无香坐在那里,正看着她,眸光虽然凝注在她的身上,却是明显放空,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“师父……”她怯怯地开口,成功唤回了花无香的神智。

他眸光闪了一闪,“什么?怎么还不睡?”

“师父,您、您不会趁徒儿睡着离开吧?”莎姬眸子里闪着不确定。

“傻丫头,当然不会。”她刚刚苏醒,尚不知道会不会再有变化,他当然不会离开,“放心,师父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,睡吧。”

莎姬终于放心了,闭上了眼睛,不大一会儿,鼻息沉沉的,终于睡熟。默默地看

着她绝美的睡颜，花无香却总有种在做梦的感觉，守候千年的恋人终于醒来，不知道为什么却让他有种怪怪的感觉，到底怪在哪里，他又说不出来，只恍惚觉得她的性子好像有点变了，像是换了一个人。

以前的莎姬利落干脆，对外人从来都是不假辞色，让人又爱又恨，她虽然也喜欢黏他，但她那时总喜欢像只猫似的潜进来，不动声色地在他身边忙这忙那，自己赶她的时候，她虽然眼眸中闪着一抹受伤，却能很干脆地离开，不会死缠烂打。她很少对他撒娇，自己夸她的时候，她明明很兴奋，眼眸中闪烁的光芒如同星星般耀眼，但常常拼命做出不动声色的样子，让人看了想笑。

而现在——

花无香摇了摇头，莎姬沉睡千年，刚刚醒来性子有些变化也属正常，以后会好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又想起了叶璇玑，那丫头慵懒得像只猫，爽直干脆，倒有点莎姬原先的影子。

他蓦然一僵，心又是莫名地一抽——不能！不能再想她了！再想她就对不起莎姬了，不期然的，刚才叶璇玑和箫墨风的对话又回荡在耳边：

“这么说，我们真的穿越了？对了，那个皇帝是什么样子？年老的，年轻的？”

“他是哪根葱啊，有什么感兴趣的，我只是对古代的皇帝比较好奇而已。”

璇玑现在是真的彻底忘记自己了，从今以后，她的心里再没有他一丝一毫的存在，他对她来说，就是全然的陌生人，花无香蓦然用手捂住胸口，不明白已经想开了放手了，心为什么还这么疼，吸了一口气，将她的影子再次强压下去。

第一百零二章 临别宴一场

第二日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宜出门，宜踏青，宜出宫。

御书房内，花无香又恢复成墨倾城的样貌，在批改公文，他批改公文一向极快，几乎是眼到手到，片刻便能批改一大摞，今天不知道怎的，有些心不在焉。

“万岁，箫神医求见。”太监进来禀报。

花无香笔尖一顿，终于来了吗？他头也不抬，淡淡地道：“让他在外面等着。”

“是！”小太监退了出去。

花无香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公文，眼睛有些发花，他微微揉了揉眉心，疲惫地靠在椅背上。自己这些日子一直忙其他的事，把国事都放在了一边，所以才积压下这么

多的公文，他今天必须处理完毕，不能让其他的事分了神。

闭目养神片刻，小太监又跑了进来，“陛下，莎娅姑娘求见。”

花无香身子微微一僵，她来这里做什么？难道有什么事？叹了口气，“让她进来吧。”

片刻的工夫，白影一闪，莎娅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，手里端着一个托盘，托盘内有一个盖碗，“师父。”

“莎娅，你的身子刚刚痊愈，又跑出来做什么？”花无香顺手将她手中的托盘接下，放在桌上，让她在一张铺着软垫的椅子上坐下。

莎娅微微低了头，“师父，不喜欢徒儿来看您吗？”声音里有丝委屈。

花无香颇为头痛地揉了揉眉心，“怎么会？为师是怕你累着。”

莎娅眼眸一亮，俏脸上绽开笑容，“不会的，师父，这是徒儿吩咐厨房给您做的粥，您尝尝味道如何？”

花无香愣了一下，恍惚记起在万龙族地的那些日子，她亲手为自己熬了粥，自己却转手送了人，让她伤心，这次可不能让她伤心了。

他打开盖碗，低头尝了一口，说实话，滋味平淡得很，没尝到有多好喝，不过也不难喝，真不明白当年小黑龙为什么喝她做的粥喝得一脸馋涎欲滴的样子，心中暗叹了一口气，毕竟不是千年前了，她失忆了，或许曾经的手艺也忘了，心中有些空落落的，虽然滋味不算好，但好歹是她叫人熬制的，所以花无香还是慢慢地喝了下去。

“师父，怎么样？滋味如何？”莎娅一双眸子闪闪发亮，看上去有些忐忑，有些不安，像个等待夸奖的孩子。

“还好……”花无香下意识回答了两个字后，觉得不妥，又换了一个词，“不错。”

莎娅舒了一口气，终于放下心来。她看了看桌上的一摞文书，微微蹙了蹙眉，“师父，您还要处理这个？当个人间的皇帝可真不轻松，您真想就这么做下去？”

花无香叹了口气，摇头，“在其位，谋其政而已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为师总得找到下一个皇帝传位于他才能离开。”

莎娅抿了抿唇，有些失望，“那龙族怎么办？”

花无香诧异地望了她一眼，这丫头不是失忆了吗？还记得龙族？

“莎娅，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？”他也不同她绕圈子。

莎娅脸色微微一变，摇头，“没有，徒儿只恍惚记得师父是龙族的宗主。”

原来并没有全部记起来，不过能想起这些也算不错了，花无香不再询问，回答她刚刚的问题：“你放心，大护法已经回龙族了，他传来消息说，那里一切都好，我暂

时不回去也不要紧。”

莎娜闷闷地应了一声。

“怎么？不高兴？你原先不是一直吵着想让为师带你下凡间看看吗？”花无香明显注意到她情绪的变化，询问道。

“呃，没事。徒儿高兴。”莎娜打起精神，抬头正想说什么，忽听外面有些喧哗，似乎有人想要闯进来。

一个声音怒气冲冲地传了进来：“让我见他！都滚开！”

花无香眉尖挑了一挑，“让他进来。”声音不大，正好能传出去。

话音刚落，白影一闪，箫墨风闯了进来，随后跟进来的还有数名侍卫太监，跪了一地，“陛下，这人要硬闯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”花无香在书桌后的龙椅上坐了下来。

那些侍卫太监退了下去。

“哼，好大的威风，好大的架子！”箫墨风冷笑。

“好说。”花无香悠然一笑，双手交叉在桌上，“箫神医急急找来有何见教？”

“见教不敢！”箫墨风冷冷地道，“我是来辞行的！”

“呃？”花无香轻飘飘地应了一声，“朕知道了，箫神医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箫墨风差点噎住，“陛下难道忘了，这里是皇宫，出去是需要金牌的？”虽然他不介意带着师妹从这里打出去，但他骗小师妹说是这里的客人，打出去的话就穿帮了。

“呃，原来如此。”花无香唇角一牵，笑了一笑，“朕倒忘了这个了。”

“现在想起来也不晚！”箫墨风伸出一只手，“拿来。”

花无香站起身来，并不看他那只手，淡淡地道：“箫神医救了宫中一位娘娘，朕还没有好好答谢，怎么能就这么走？”

箫墨风眯了眼睛，不善地看着他，他怎么感觉花无香这话说得有点酸？有点怪？

他脑中忽然灵光一闪，冷笑道：“那陛下想要怎么样？”堂堂万龙宗主居然去蹲自己和璇玑的墙角偷听，还真做得出来，不过，箫墨风不想戳穿，毕竟这里是他的地盘，惹得他恼羞成怒了不知又会生出什么变故来。

花无香淡淡地道：“朕要摆酒为贤兄妹饯行。”

箫墨风下意识地排斥，“不必，陛下只要遵守诺言，放我们离开便可。”

“一顿饭而已，箫兄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”花无香微微笑着，态度和蔼却又不容人拒绝。

他又想要什么新花样？难道他反悔了？箫墨风抬头看向花无香，想从他脸上寻

出点端倪，但是花无香面上四平八稳得很，根本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鬼主意。

“你别多心，就只是——钱行而已。”花无香容色淡淡的，心里却微微苦笑，其实，他也弄不懂自己是个什么心态，或许是想看看他的术法灵不灵，叶璇玑是不是真的忘了他？

或许只是单纯地想要见见她，和她最后一次话别，她就算忘了自己，再见到自己她或许会有些熟悉的感觉吧？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？

酒宴就设在御花园的清风阁内，四周帘幕低垂，阁内生着火炉，温暖如春，正中一张碧玉桌，桌上各色水陆珍馐齐集，异常丰盛。

叶璇玑是和箫墨风一起来的，如墨的长发散了一身，身上穿着湖水色的裙衫，外面罩了一件白狐披风，她的脸色尚有些苍白，唇上却已经有了一些红润，饱满得像一朵红樱，一双眸子剔透得如同宝石，唇角勾着一抹懒散的笑，一如他们初次相见的模样。

花无香心中微微一抖，“璇玑”二字险些脱口而出，顿了一顿，迎上前去，“箫兄，璇……叶姑娘，你们来了，快请坐。”

叶璇玑眉尖微微一蹙，扫了他一眼，是个帅哥，叶璇玑心中中肯评价，这个皇帝出乎意料的年轻，看上去风流倜傥，不过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她却对他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感，尤其是刚刚她一进门的时候，他居然直勾勾地盯着她，很没礼貌，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，她总感觉这位俊美皇帝对师兄有一种莫名的敌意。

她唇角浅浅一勾，眼眸一转，转到花无香身边的莎嫫身上，好美的女子，不食烟火的样子简直不像是人间所有，叶璇玑心中暗叹，这当皇帝就是有优势，可以娶到这么美貌的女子。

花无香设想了无数种叶璇玑再见他时的模样，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种，她见了他像是见了陌生人，甚至——还不如陌生人，他及时地捕捉到她看到他时眼眸中那一闪而逝的厌恶——她厌恶自己！

这个认知让花无香的心狠狠一抽，他被打击到了，情不自禁又瞧了她一眼，想从她脸上找出点不同，他的目光不容人忽视，叶璇玑眉头拧得更紧，这个皇帝是色狼投胎的吗？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还直勾勾地盯着她瞧，生像是她脸上长出一朵花来似的，让人生厌，如不是大师兄说过不让她惹事，她几乎就要发作出来。

在没见到这位皇帝前她还有点期待，哪知见了面，她却莫名地倒胃口。

“璇玑，来，这边坐。”箫墨风拉着她大咧咧地坐在了上位。

墨倾城是皇帝又如何？既然这是感谢宴、钱行宴，那么他和师妹坐在上位也是理所应当。

“璇玑，这是你最喜欢的笋尖炒肉，你尝一尝。”

“璇玑，这个东坡肉我记得也是你的最爱，来尝一片。”

“璇玑……”

叶璇玑颇有些头疼地望了望自己碟子中快要冒出尖来的菜，一向冷漠的大师兄何时变得这样殷勤了？这让她很有些受宠若惊，难得大师兄还记得她的口味，她虽然一向独立自主惯了，但这种被人宠爱的感觉还真不错。

叶璇玑眉眼弯弯，俱是笑意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她眼睛在桌上一转，看到了一盘水晶大虾，盘子中大虾还剩最后一只，她记得师兄最喜欢吃的就是虾，无论是河虾、海虾、琵琶虾、元宝虾，都是他爱吃的菜。

伸筷过去，就想夹过来，一双筷子却先她一步将那只大虾夹起，叶璇玑筷子停在半空，落不下去，象牙的筷子，如玉的手指，顺着雪白的袖管望过去，是花无香那张似笑非笑的俊颜，“叶姑娘喜欢吃这个？”

叶璇玑望了一眼那只已被夹在半空的大虾，遗憾地摇了摇头，下手晚了一步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她还是再找别的菜回敬师兄吧，她一个念头尚没有转完，那双象牙筷灵巧一转，转眼那只大虾已经在她面前的碟子里，“那就送与姑娘吧。”

叶璇玑一愣，随即笑了一笑，淡淡地道：“我倒不稀罕，不过我师兄喜欢这个。”说着夹起那只大虾放在箫墨风的盘子里，“大师兄，你喜欢吃虾对不对？送你吧。”

箫墨风略有些得意地斜瞟了花无香一眼，花无香脸色不太好看，这让他心情蓦然大好，夹起那只大虾一口咬下去，他一时忘形，忘记大虾是需要剥皮的，这一口咬下去硬邦邦的，还让大虾的钳子给扎了一下。

难得看到大师兄出糗，叶璇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“笨蛋师兄，怎么不剥皮就吃？拿过来，我给你剥皮。”说着又将那只大虾夹了回来，剥掉虾皮，露出了水晶似的一块虾肉，在姜汁里蘸了一蘸，递到他的跟前，“好了，可以吃了。”

箫墨风张嘴一咬，险些将叶璇玑的手指头也给吞掉，“唔，璇玑剥出来的虾肉就是好吃。”他细细咀嚼了几下，咽了下去，俊脸上一片惬意，斜眼一瞥花无香，见他的脸色更不好看了，几乎有些青白交错起来。

这让箫墨风心情快乐指数又上升了一个台阶，师妹这失忆好，失忆妙，简直是太妙了。原先他是不知道自己对师妹的感情，等明白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本来以为今生无望，没想到会有这么戏剧性的转折，这一次他不会再放手，非把小师妹追求到手不可。

至于花无香，无论他以后后悔也罢，不后悔也罢，小师妹和他都没有什么牵扯，等她的身体痊愈，他便带她回自己的时代，彻底斩断这边的一切。

“师父，徒儿、徒儿也喜欢吃水晶虾。”一旁的莎娜忽然开口。

花无香筷子一顿，心中升起一抹浅浅的愧疚，刚才他不由自主地把心神完全放在叶璇玑身上，竟然忽略了莎娜，他知道他这个徒儿，平时看上去似乎不太计较的样子，其实心很细很柔软很容易受伤，就像当年，因为那只兔兔，让莎娜黯然神伤了好几次，直至绝望，铸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错。

他吸了一口气，安抚地拍了拍莎娜的小手，“没关系，师父再让他们上一盘。”拍了拍手，就有太监上来，花无香淡淡吩咐了一句，不大一会儿，便又上来一盘水晶大虾。

叶璇玑冷眼旁观，听到他二人互相之间的称呼，心中一动，他们是真正的师徒禁忌之恋，还是一种恶趣味？八卦因子又想冒头，但无意间一瞥花无香的脸，又暗暗摇了摇头，算了，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关她何事？一会儿吃完这顿饭，她就和他们一拍两散了。

难得穿越一次，她还要和师兄逛一逛这个世界的名山大川，再顺便弄点纪念品回去。

“璇玑，我想吃螃蟹，你给我夹一只过来。”箫墨风笑吟吟地说。

叶璇玑下意识看了看那盘螃蟹，离他们确实远了点，不过，她和师兄和那盘螃蟹的距离应该一样远吧？他够不到她就能够到了？貌似今天大师兄有些怪异——不过，念在他不辞辛苦地穿越而来救自己一命，叶璇玑决定不与他一般见识，站起身来，正想夹一只螃蟹过来，不料那盘子竟然自动飞起来。

砰的一声正落在箫墨风面前，声音不小，吓了箫墨风一跳，幸好里面没有汤汤水水，要不然能溅他一身，他愤愤一抬头，正迎上花无香似笑非笑的眸光，“箫兄请慢用。”他唇角的笑容很淡然，像个殷勤相让的主人。

箫墨风暗暗磨了磨牙，也回以淡淡一笑，“多谢了。”转头看向叶璇玑，“璇玑，我前几天动手术不小心割伤了手……”

叶璇玑眉毛一挑，“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看看。”将他的手拉过来，细细看了看，师兄的手指指节修长，白皙如玉，因为长年操手术刀，手掌中有淡淡的薄茧，在他手心的位置，果然有两道裂口，只是那裂口有点怪，不像是手术刀割伤的，倒有些像是匕首一类的双刃利器所伤。

“你动手术用匕首动的？”叶璇玑白了他一眼。

箫墨风脸色微微一变，他手上的这两道伤是为叶璇玑做剖腹产手术时，因为心情悲愤又紧张，握住了匕首的刀刃，这才割伤了手，当时的情况太过紧急，他根本没注意到，直到把叶璇玑救活，他才发现自己满手的血，开始还以为是璇玑身上的，洗干净了才看到那两道狰狞的伤口，现在伤口虽然已经结了痂，但还没有痊愈。

第一百零三章 郑重许长生

花无香也看到了那两道伤口，他自然明白箫墨风这两道伤口是从何而来，想起寒玉洞里的遭遇，他的手掌握紧，握着酒杯的指尖微微发白。叶璇玑疼得满地打滚，哭着求箫墨风用匕首剖开肚子的情景在他心中已经成为一种梦魇，他日日夜夜受着煎熬，几乎不敢回忆，不敢想。

虽然他当时那样做是情非得已，但是伤害到底造成了，心中的愧疚如潮水澎湃，每每想起，心痛得就像是被活生生撕裂，他今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叶璇玑，却也注定无法补偿她。

叶璇玑温热的手指抚过箫墨风的那两道伤口，“你不会是和人打架了吧？被人砍了一剑，你用手去握人家的兵刃，你以为你练了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啊，手掌可以刀枪不入？”

叶璇玑教训归教训，还是将那盘螃蟹端到自己跟前，慢慢替他剥出蟹黄，放在箫墨风的盘里，凶巴巴地道：“吃吧，以后和人打架不要紧，你得想法把别人打得屁滚尿流，别让自己受伤。”

箫墨风干干地笑了一笑，如果别人这么骂他，他早就拂袖而去，可现在这个人是小师妹，她虽然骂得凶，但关心是一点也不掺假的，这让他很欣慰，很幸福。

“小璇玑教训得是，以后师兄再把功夫练高些，把别人打得屁滚尿流。”他俊美的脸上露出笑容，第一次笑得这么灿烂，端起旁边的一杯茶就想喝，叶璇玑手疾眼快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腕，“吃螃蟹不能喝茶，你忘啦？”

箫墨风苦笑着把茶杯放下，现在的小师妹像个管家婆，管他管得死死的，不过，这种被管的滋味极其美好，让他几乎沉醉，恨不得多犯几次类似的错误。

花无香微垂了眸子，握着茶杯的手指几乎有些发僵，他也吃了螃蟹，也喝了茶，却没有人来提醒他。

“有的时候，人忘记了倒是好事，尤其是用情太深的人，一旦一方变心或者一方

先死，那个活在世上的只有忘记了对方才才能获得新生。”叶璇玑曾经说过的话似乎又回荡在耳边，让他的胸口闷闷地窒痛，或许，对她来说，能忘记那一段情确实是好事，她倒是解脱了，他却……

或许，为了莎婭好，自己也该选择遗忘那一段？可是，他又舍不得！无论怎么样，那是他的经历，甜也罢，苦也罢，就算是在心中酝酿出酸涩，也是真实存在的。

这一顿饭箫墨风吃得无比惬意——自从叶璇玑看到他手上的伤后，凡是需要剥皮去壳的菜一律包办，她手脚麻利，剥得又快又好。

箫墨风没来之前，对这一顿饭极为排斥，现在却觉得幸好来了，这顿饭吃得着实不错，尤其是看到花无香那越来越沉、越来越阴郁的脸色后，他的心情指数更是飙升了一大截，当然在这同时，大脑中也响起了警报。

花无香显然对墨倾城时候的记忆深刻，他对叶璇玑并没有忘情，这个男人现在虽然选择了放手，却不代表他会永远放手，自己还是见好就收，带着师妹远离他才是。等再过十天半个月的，师妹身上的伤痊愈，他就立即带她穿越回去，只要回到自己的那个世界，他就什么也不怕了，这轮回盘可不是人人都会做的。

花无香强迫自己将目光从那两个人身上移开，再关注他们，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出手将箫墨风丢出去。

“师父，您不要再喝茶啦，这位叶姑娘不是说螃蟹和茶不能一起吃吗？”莎婭微微拧起了眉，她看看叶璇玑，再看看花无香，眸子里闪过一抹微光。

莎婭这一提醒，花无香这才发觉自己刚刚不但又剥了三四只螃蟹吃，而且又灌了一大杯浓茶，他僵了一下，淡淡地道：“不妨事。”

“叶姑娘，这螃蟹和浓茶一起吃会怎么样？”莎婭还不放心，忍不住开口询问。

叶璇玑正低头剥一个虾壳，头也不抬地道：“会消化不良，腹痛拉肚子。”

莎婭一笑，“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不过，我师父是神仙，倒不怕这个。”

叶璇玑抬头，总算正眼看了一眼花无香。

箫墨风并没有和她多说花无香的事情，所以她并不知道他居然是神仙，这时听莎婭如此一说，只当她是崇拜师父开玩笑，也不在意，笑了一笑，“神仙？神仙就不上大号吗？”

莎婭无语，这位人间女子说话还真是口无遮拦！

“师父，徒儿给您剥着吃。”莎婭不甘示弱，取过一个螃蟹就想剥开，手上一轻，那只螃蟹已经被花无香取走，他轻飘飘地一笑，“为师有手有脚的，哪能让女孩子侍候？这东西还是自己剥着吃有味道些。”